

六道轮回的问题

南亭法师著

前言

- [第一、信仰性灵不灭](#)
- [第二、为什么有六道轮回](#)
- [第三、什么是六道](#)
- [第四、往返六道受生受死的是个什么](#)
- [第五、六道轮回的事证](#)
- [第六、由不失三善道而超出六道](#)
- [如是我闻之借尸还魂](#)

前言

六道轮回这个问题，本来已没有问题。在中国人旧脑筋里，除去宋朝、明朝的一般理学家，如程颐、程颢、朱熹一般很少数的几个人主张气化而外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，都极端信仰，而无一毫疑意的。在抗战以前，你不管走到那一个地方，即使是穷乡僻壤的那些愚夫愚妇，牧童樵子们，都知道人死为鬼，鬼可转生为人的事实。至于某一恶人，死了以后，转生为牛，为猪；或者某人是凶死，某人是死得冤枉。这遭凶死或冤枉而死的鬼魂，常常作怪，点鬼火，托梦的故事，更是充满了一般人的脑筋里。在冬天农事闲暇的时候，一灯如豆；或夏夜纳凉，豆蓬瓜架之下，乡下的老头儿与老太婆，拿著短烟袋儿或抱著孙儿，围拢在一处，张家无恶不作，现在已家破人亡；李家肯做好事，故而子孙兴旺。某宰相、某状元，他的父祖是怎样的积阴功。某地主，刻薄吝啬，放重利债，盘剥穷人，你不要看他家当大，老婆多，准会一个儿子没有，即使有了，百分之百的是个败子，不信、你等著瞧罢！像这一类的善恶因果故事，他们与她们，津津有味的谈上个深更半夜，是常有的事。所以一个人，只要他有个家，无论穷到什么地方，关于清明、中元、过冬、过年、或三代祖父母的生忌辰，一杯薄酒，一碗麦饭，几张纸钱，纵然自己的饭都吃不成，对于祖宗的祭祀，是不可或缺的。至于富有的，春秋祭扫，礼节隆重，那是更不必谈了。倘若不经过这大战的洪流冲洗，这种敦朴淳厚的民风，还可以保存到相当年代。孔夫子说：‘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’。与书经上的‘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’的道理，固然是深入人心，同时佛教的六道轮回，灵性不灭之说，也已家喻户晓。所以我说六道轮回的事实与理论，本已不成为问题。

现在不断的有人把他提出来当为一个问题，欲加以研究者，原因是由于科学大昌，物质文明，唯物论的毒素，渗透到知识界的脑筋里，原来信仰的，现在也由疑惑而不信仰了。因为科学最重实验，实验不到的东西，都在怀疑或摈弃之列。如二原子氢与一原子氧合成一分子水，兑飞以电流分解蒸馏水令其氢与氧分别收集于两个量气管中，其容量常为二与一之比。虽实验百千万次，经过百千万年而丝毫不爽。故百千万年前之科学发见，百千万年后之学者无异词——一桩轮回确证讨论集中，王季同先生语——。但是人世间善恶因果，与乎六道轮回问题，远比物质为复杂。如氢氧合则为水，水一经分化，仍为氢氧；现在如此，百千万年后仍如此。中国的水如此，外国的水也是如此。至于善恶因果与六道轮回的问题，则甲地某人不孝，曾遭天雷殛死；乙地某人更不孝，但是他很健康的活著，或者竟得善终。过去某人无恶不作，传说他不曾得好死，后来子孙也凋零可怜；可是眼前大家都知道某地某人，凶暴残忍，阴狠毒辣，贪赃枉法，杀人放火，他却能升官发财，子孙绕膝。某地某人借尸还魂，某地某人记忆前生。但同时在此地，找不出一个借尸还魂和记忆前生的人来与某地某人互相证明。在脑筋较旧的人，固然有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的论证，至于某地某人借尸还魂，某地某人记忆前生，只要记载的人，或传说的人，有人格地位与学识，说的事又有时间地址与姓名，我总极端的信仰。但在科学头脑的人，或唯物论者，他不肯以耳代目，不信仰古人，他必得要亲眼所见，见到的不算事，还要经科学的分析。或者一人记忆前生，必人人能记忆前生；一处有人借尸还魂，必到处有人借尸还魂，这才可以认为是定律。无奈人寿短促，时代迁流不停，昙花一现的借尸还魂，千万人中难得一个的记忆前生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不能令其与兑飞之实验，同样有永久性，能使不同时不同地的人，共见共信。所以自科学发达，物质文明以来，因果轮回之说，为知识界所吐弃，杀人之利器，日新月异，往昔之所谓人命关天，今且草芥之不如。寢假而子弟可以杀其父兄，认为有种，有勇气。我敢说一句开倒车的话，佛教之善恶因果，六道轮回之说不兴，物质文明不打折扣，唯物论者不觉悟，则世界人类，会有灭绝的一天，或者仅剩得几个最微幸的人。

我们要补科学之偏，救物质文明之弊，拯救人类将要毁灭的危机，祇有要求全世界的人类，共同信仰释迦牟尼佛所宣示的，善恶因果，六道轮回。我现在分成六段来说明：

第一、信仰性灵不灭

性灵是什么？换句话说，性灵就是心的别名。一切事物，莫不有其体性，或本质，如棹椅以木头为本质，写字的钢笔以金属物为本质，人的身

体以血肉为本质，总和起来说，宇宙万有，皆以地水火风之四大为其本质。然而这还是皮相的说法，克实言之，一切事物，皆以心为其本质。所以综合释迦世尊所说的教法，关于宇宙人生问题，有两句结论，就是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马鸣菩萨作的大乘起信论上说：‘以一切法，皆从心起，妄念而生。当一切世间境界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。……’

‘三界’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假如不懂这些专门名词，你就把他作为宇宙或天地的熟名字来解释好了。这天地间所有人物，起信论上叫他写‘一切法’或‘世间境界’。这一切法或世间境界，皆从心起，皆依我们的无明妄心而得住持。‘住持’，就是继续存在的意思。

那末！心又是什么？什么是心？依上面所说的，心似乎是一切事物的主体，然而心毕竟是个什么？关于这一问题，确很有趣。因为我们终日吃饭、著衣、做事，以及一切事的筹划，通常皆说是动脑筋，脑筋真的会动吗？脑筋属于物质的血肉，会死的。倘以脑筋为一切动作的主动者，则脑筋死了，我们不也就化为乌有而归于断灭吗？这主张很危险的！要是干脆就说他是心吧！你寻遍了眼耳鼻舌，和五脏六腑，甚至每一个毛孔，都捉摸它不著。要说是没有个什么吧！你头上痒，谁知道用手去抓头；你脚上痛，谁知道用手去摸脚。你走路，一只脚提起，一只脚放下，路的高下不平，行的缓急迟速，谁在这儿做主。一经人家的恭维，你就欢喜；一遭到人家的侮慢，你会恼怒，这一喜一怒，谁在这儿分别。这颗心，还是小如微尘，能周身走动呢？还是大等全身，处处都有？若说是小如微尘，周身走动，我们的头痒，他知道；同时脚痛，他也知道；你一边走路，一边眼见色，耳闻声，一个很小的东西，如何走得这么快，管得这么多？若说是大等全身，在皮肤以内呢？在身外呢？若是在皮肤以内，皮肤以内，还是血肉；若在身外，身外是虚空，不能作我的知觉。是一个？还是多个？是物质的呢？还是非物质的？任凭你怎样说，都不对。所以孔夫子的学生曾经对孔夫子说过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这很显然的，就是以孔圣人之博学多能，他对于这近于虚玄的心性问题，都避免不谈。在孔子之前的老子，他在道德经上曾说过：‘道、可道，非常道；名、可名，非常名。有名、天地之始；无名、万物之母。’又曰：‘道、常、无名。’又曰：‘忽兮、恍兮、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。恍兮、忽兮、其中有物，其物甚真。’算是猜得好！但总觉得有点恍惚，况肯定的说他是‘常’，在佛法上说，有‘常见’外道的嫌疑。后来孟子主性善，荀子主性恶，固然是只能各见一斑。就是后来的汉宋诸儒在大学，中庸上所透露出来的，如‘君子之道，费而隐。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、天下莫能载焉；语小、天下莫能破焉。’费而隐者，言其体甚隐微，其用

甚大。那怕你是愚夫愚妇，日用寻常，穿衣吃饭，都不离此；要是彻底研究清楚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。天地之大，人还有不满意它的时候，而君子之道，大的时候，大到天下莫能载；小的时候，小到天下莫能破。这有点近于佛法上说的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的话。可是儒家总是借君子之道来代表，总不免闪烁其词，不够明朗。至于印度的许多外道，那更是不足谈，佛家一概呼之为群盲摸象。

然则佛教对于这问题，是怎样一个说法呢？佛教将这颗心，分为真妄的两部分：就是真心和妄心。真心呢，有时叫真如，有时叫实相，有时叫法界或圆觉，或大方广，他的名目很多。都是我们的教主，就当时事，对当时人，因机说法，所以安立的名目不同，含义亦很有差别。佛说的经，和祖师们作的论，对于说明这个心的方法，有在积极方面，作具体的表现；有在消极方面，用抽丝剥茧的方法，从反面来显示。在佛学上的术语，前者谓之表诠，后者谓之遮诠。

表的方法，多以体、相、用三大来说：

一、体大者、就是说心的本体。这心的本体，在时间上说，是竖穷三际。三际就是过去世，现在世，未来世。不管人和物，都离不开三世。我是人，就以我来说：我今年五十一岁，第五十一岁是现在世，前此之五十年是过去世。假定我可活到六十岁，则自五十二岁到六十岁的这九年在未来世。五十年前再过去，这世界上没有我；未来之九年过完了，再向未来去，这世界上也没有了我。那末！五十年中之第一年，是我一生之初始；九年中第九年，是我一生之终结，个人如此，人人如此；人如此，物亦如此。即使这山河大地，和天空的月亮太阳，皆有初始，有终结。我们的心体呢！他是过去过去不见其始；未来未来不见其终。也就是说，心的本体，既没有初生的一日，也没有死亡的一日，所以叫竖穷三际。穷者、尽也。尽过去之过去，未来之未来，永远寻不出他的始初和终结的一天。在空间上说：他是横遍十方。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、上、下、是为十方。就是心的本体，不是如前面所说的，细如微尘，或大等全身。他的体积，可以说充满了十方，比虚空还要大。我们想想，是凡没有事物的地方，都是虚空，简直没有边际。更奇怪的是：大起来，固然充满了十方，凝聚起来，也可以比针尖还要小。所以经上曾经说它‘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’儒家也说：‘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。’上下四方，谓之六合，最小的地方谓之密。弥者、满也。卷者、缩小的意思。照这样说，心体不一定是大，也不一定是小。但前面在时间上说他是竖穷三际，那不是等于道家所说的，‘道、常、无名’的常吗？这我们要知道，说它竖穷横遍，乃是借言语来表示，同时还有遮的方面，遮的方

面，就是它非常非无常。道家说‘常’嫌太肯定，所以在起信论上，就有过这样的话：‘心真如者，从本以来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。’离言说相者，不可以用言语来表示它，一落言语，便成定法。离名字相者，既不可言说，那里能随便安立它的名目。离心缘相者，不可以言语来形容它，为它巧立名目，更不可以妄心来缘虑它。缘虑者，想像、猜测也。最后的结果，定它一个‘不可思议’。虽有真如、法界、等等的名目，不过为使众生循名责实，假设而已！体大的大字，是说心的本体，在时间上，无始无终；在空间上，是了无边际，所以说它为大。世间上一切事物，都够不上称大，唯有心，没有第二法，可以和它比拟，才真正算是大！

二、相大者、心的本体，既不可以心思，复不可以口议。这还不等于前文所说的捉摸不著，渺茫难知吗？因为这样、所以第二再谈相大。相者就外表说，心体既不如物质之可以捉摸，然既有其内在的本体，必有其外在的相状。那末！他的相状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在马鸣大师作的起信论上说过，第一、有大智慧光明，能遍照法界。第二、有真实知见，能的确认识一切事理的真相。第三、心体的本身是清淨的，清凉不变的。够了、有这几种，足够我们从外相上来体认真心的本体。不过体认到底是体认，不是亲证到真心本体的我们，总还不免模糊。所以必得要佛菩萨的地位，才能受用到这，智慧光明，清凉不变的功德相。我们只有用反省法，来比照一下就可以想像到它是事实。我们首先要承认，我们日用之间，眼见色、耳闻声、分别是非，认识好丑的这是妄心，这妄心是充满了愚痴黑黯，决无智慧光明之可言。何以见得呢？你试想我们这社会上，可说没有一个人不自私自利，普遍的毛病是：争雄逞霸，结党营私，投机取巧，屯积居奇，纳贿受贿，贪赃枉法，奸巧欺诈，满眼所见的无非是贪欲嗔恚。你看够得上‘智慧和光明吗？’同处在一空界之中，一天之所覆，一地之所载，无端的要分疆分界，分种分族；同处在一国一乡一家之中，却要分出许多亲疏彼此。因此就有以强凌弱，以众暴寡，竞争残杀，互不相下的大小祸乱，在历史上不知道有几多。相生相养，共存共荣，这些好听的话，成了辞典上的剩语。宇宙间万事万物，都是互相依赖，共相构成的一个假相，原没有永久存在独立而不改变的个体。如人类必须靠五谷的营养，才能生存；五谷必须人们去种植，才能滋长。人身的五体，必须借心力的支配，才能做事；心无五体，他的力用也就发不出来。所以整个的天地、国家、社会、家庭、人生，无不是短时间的一个假相的存在。如石火电光，一转眼就成过去。人们偏偏要在整个幻相之中，妄认为实有。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，这都是对于‘一切事理的真相，认识不清。’所以才有我们这黑黯而污浊的世界，并且永远的污浊下去，没有澄清的希望！就因为我们日常所运用的都是妄心，——贪嗔痴爱等——妄心都是染污的，由这染污的妄

心理没了我们的‘智慧光明’。所以妄心的本身是染污的，不是‘清淨’的。贪嗔痴爱的妄心，是热恼的，不是‘清凉’的。喜怒哀乐，得失荣枯，随著外境的牵引和刺激，时时刻刻在变，完全不能自主，所以不是‘不变’。翻过来说：诸佛菩萨，证得了本真的真心，能克服妄心，不跟著外境的牵引，不受声色的刺激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动作，清淨而自在的，光明和智慧。我们要试探一个人的性情，是躁急或是柔和；是暴虐或是慈悲，只要看他日常行动的外相，就可知道他的内心。我们从佛经上所说的，诸佛菩萨的行动、言论、志愿，就可以知道诸佛菩萨的智慧光明，清淨无染，与乎清凉不变的自在受用。这是由外在的相而能推知到内在的体，所以必须明白相大。相亦称大者，因体大之所在即相大之所在，相不离体故。如潮湿的所在处，即水的所在处，是一样的。

三、用大者、用者作用。诸佛菩萨，业经证得不可思议的心体，具有智慧光明，清淨无染清凉不变的功德相。然而、这与我们有什么好处？倘于我们没有什么好处，那何必数他人之宝呢？所以第三再说他的作用。

起信论上说：‘真如用者，诸佛如来，除灭无明，见本法身，自然有不可思议业种种之用，即与真如等遍一切处，但随众生，见闻得益，故说为用。’这意思是说：诸佛如来，破灭了无明妄心，见到本有的法身——心体——，这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不可思议的种种业用来，业用就是作用。并且这作用和真如心体，一样的遍满一切地方。然而、为什么不能像太阳光一样的使我随便看到呢？这是要看众生的根性、福报是怎样，所以见到的形象，和听到的法，都各各不同，但同样的都能得到利益。所以二千多年前，我们的教主，释迦牟尼佛，就是现佛身到这世界来，为当时的众生说法；同时也是当时的众生，根机成熟，福报现前，所以能见到佛身。诸佛如来，不但可以现佛身，并且还可以为我们的父母眷属，或善友知识。我们虽生在佛后，然而还能见到佛像，读到佛经，亲近到善知识，还算是有机和福报的呢！再向后去就不行了！因此我们要知道，佛身、佛经、都是用大。而且佛在世的时候，常常放光、动地，将我们这污浊世界，变成清淨庄严的世界，那更是不可思议的用中之用，我们切不可辜负这人身。

上文已将真心的大概说过，其次就说到妄心了：妄者虚妄，或幻妄。譬如我们眼球发炎，就看到灯的四周有红绿圈子，这红绿圈子，假如说是我眼内生出来的，我眼球无病的时候，为什么看不到；如果说是灯上生出来的吧，眼球无病的人又为什么看不到。眼既不生，灯亦不生，毕竟这红绿圈子，从什么地方生的？想想看！这是眼球有病，因著灯光的刺激，幻妄而有的；眼球病愈，或灯火熄灭，红绿圈子，马上就无立足处。这是妄

字的真相。然而、我们的妄心，又作何说法呢？这在唯识论上讲得最明白。唯识论上说：我们的心，最主要的有八个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末那识、阿赖耶识。八个识中，尤以第八阿赖耶识为主体，而第六意识的活动力最大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五个识，各各依靠本身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五根，对著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的五尘，分别发出认识好丑，和断定取舍的作用。不过前五识依五根对五尘发生认识和取舍时，必须有第六意识来帮助，才能发生决定的作用，这在唯识学上的术语，叫同时意识。及至五尘的外境，皆已过去，而我们的内心，仍然在这里，回味刚才过去的色相，如何如何的好看或不好看；声音好听或不好听等等的分别，好的则必取之而为我所有，而后我心方快；不好的则必去除之，而后我心方安。常人以为是动脑筋，其实这就是第六意识单独的在这里起作用，这叫做独头意识。所回味之过去的色等五尘，在这时仅有影子在我们意识里出现，这叫法尘。即使你睡眠，第六意识，还是在动，那就是梦境，梦境中照常有喜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，那便是梦中独头意识。所以说第六意识活动力最大，它是以第七识为所依根的。这六个识，专对外境，发生认识的作用，所以不叫它心而叫它‘识’。第七末那识呢？末那、印度语，中国话为染污意。因为第七识，夹于前六和第八的二者之间的。它的功能，是外执前六识与其所攀揽外面的尘境为我所有，内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的主体。譬如某一个人对我来一番恭维，我就欢喜，对于那个人就发生好感，而脑海中同时就有很深的印象。或者我们投文稿于报章杂志，这报章杂志一到手，且先查阅我的文章登了没有。一看到自己文章的标题，马上就浑身轻松，满心愉快，凭你多忙，亦必从头至尾一字不遗的看上一遍。倘若错字多了，作兴还要发脾气，骂校对和排印的人混蛋。同时介绍别人，这是我的拙作，请你指教！至于别人的文章，就觉得不顺眼，或者似乎没有空去读了。你留心自己，或冷眼看人，这一类的事多著呢！这都是第七识，执我的作用。内心外境，本无有我，而第七识，妄执有我；内心外境，都是众多条件构成功的幻相，其本身并无不变性，长久性或实在性；而第七意妄执以为不变、长久、实在。以致起贪、嗔、痴，造杀、盗、淫、沉沦生死海，受苦无量，永无出头之日，因此、所以叫他染污意。再讲第八阿赖耶识，阿赖耶、中国话翻为含藏，以其能包含收藏故。含藏些什么呢？前面曾说过，第七识夹于前六与第八二者之间，内执第八识的见分以为我。所以第七识，将前六识揽取的外境，如好的，不好的，恩、怨、愁、恨，一切善恶的业因，一一都收藏到第八识里。等到机会成就，一一再搬演出来，因此我们又叫第八识为识田。

在唯识学上，这八个叫心王，还有五十一个心所。心所者？心王家所使用也，如家主役使家奴一样。我现在将心所的名字，一一写出，因为必须读过百法明门论，与八识规矩颂，才能见到听到；假使仅读普通佛书的

人，往往听讲经法师讲到，就感到生涩与头痛。五十一心所，分为六类，今列表如下：

- ┌一 遍行五——触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。
- ├二 别境五——欲、胜解、念、定、慧。
- 五├三 善十一——信、精进、惭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轻安、不放逸、行舍、不害。
- 十├四 根本烦恼六——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。
- 一├五 随烦恼二十——忿、恨、恼、覆、诳、谄、憍、害、嫉、悭。
- (此十为小随。) 无惭、
- 心├ 无愧。(此二为中随)。
- 所├ 不信、懈怠、放逸、昏沉、掉举、失正念、不正知、散乱。(此八为
- ├ 大随。)
- └六 不定四——悔、眠、寻、伺。

八个心王，对这五十一个心所，各各所该的，还有不同；前五识各该有遍行五个，别境五个，善十一个，两个中随，八个大随，根本烦恼中的贪、嗔、痴三个，合共三十四个。第六意识于五十一个心所全该，所以他的活动力最大。第七末那识，该遍行五个，别境五中的一个慧，根本烦恼中的贪、痴、慢、恶见四个，大随烦恼八个，共十八个。第八阿赖耶识，则仅有五个遍行心所。这八个心王，所该的心所，各有多少不同，经过弥勒、无著、天亲，诸大菩萨的深思熟虑，而后下的定评。如欲深明其底蕴，非读法相宗的典籍不可，我只能作概略的说明。八个心王，为妄心的主要成分，五十一心所，为八个识，对内对外，所起各别不同之作用。如眼见美色，则注视不已，或反复观摩，是眼识之贪；同时心里则恋著不舍，是意识之贪。又如一遇不如意的境界，或无故打我、骂我、毁谤我，则必面红耳赤，怒目相向，是身眼二识之嗔。心怀报复，是意识之嗔。对这欢喜的，不欢喜的两种境界，虽成过去，而心里犹在打算，那好色如何便得为我所有；那侮辱我的人，我如何的便能报复他，这是意识上个别的贪嗔。这贪、嗔的由来，由于七识的执我，好色必为我所有，侮辱我，我必报复，这都是我执的表示。故七识念念贪著于我故有贪，无我而执有我，故有痴，同时也就是不正当的恶见。不能对外直接起表现之作用，故无嗔。诸如此类，其他则可想而知。第八阿赖耶识呢！它仅有五个遍行心所，简直不起什么作用，完全由前六识攀揽外境，第七识对内对外来展转传送。可是前七识遇到障碍——如肉躯已死或闷绝的时候——，不能发生作用时，则皆退处于第八识之中，是为种子位；障碍消除——如闷绝已醒，或死后转生——，则前七识又一从第八识中，分发出来；而各识所

该的心所，也一一因外境的牵引，从各个本识中先后放射出来，是为现行位。如蜗牛的两支触角，你要是以指头碰它一下子，它就缩进去，过一息它又照样伸出来一样。第八识，虽不直接造善造恶，而前七识所造的善恶业种，却一一都收藏在第八识里，不杂乱，不失坏。在时间上，不怕经过几千万年；空间上相隔几千万里，机缘一经成熟，就会从种子位而发生现行。

说到这里，关于心的问题，应作一个结束。我起初所标示的是：要明白六道轮回之所以然，必先信仰性灵之不灭；这不灭之性灵，即泛常所说的心。佛学上将这心，分为真心和妄心，妄心再分为八个识的心王，五十一个心所；五十一个心所，与前七个心王，又统收归于第八阿赖耶识。那末！我请读者们，且先牢牢记住这真妄二心的道理，然后再读下文！

第二、为什么有六道轮回

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就是上文所说，第七识的执我，前六识的攀揽外境，如眼之于色，耳之于声，鼻之于香，舌之于味，身之于触，意之于法，造善造恶；这善恶业，就是六道轮回，生死的主因。我现在将这善恶业的种类，善恶集的轻重，和所得之苦乐不同的果报，列表如下；并加以说明。

| | | | |
|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| 「杀生」 | 「不杀生」 | 「放生」 |
| | 偷盗 | 不偷盗 | 布施 |
| | 邪淫 | 不邪淫 | 礼节 |
| 十 | 两舌 | 不两舌 | 和合语 |
| 十 | 恶口 | 不恶口 | 柔软语 |
| 恶 | 妄言 | 不妄言 | 真实语 |
| | 绮语 | 不绮语 | 诚谛语 |
| | 悭贪 | 不悭贪 | 戒 |
| | 嗔恚 | 不嗔恚 | 定 |
| | 愚痴 | 不愚痴 | 慧 |

表中的身、口、意三，这是善恶业的所由起；杀、盗、淫、及不杀、不盗、不淫等十事是善恶业的种类。先就十恶来说：杀生、不只是杀人为杀生，即杀害一切有生命的动物，如猪、马、牛羊之类，皆属杀生。偷盗、不独明抢暗窃为偷盗，即贪赃枉法，巧取豪夺，凡不是以血汗换来的，虽一草一木，不与而取，皆谓之偷盗。邪淫、除自己经过结婚礼节的正当夫妻而外，所有男女间不合理的行为，都属邪淫。这是属于身体的。

两舌者、挑拨是非，离间他人的感情。恶口者，粗恶言语，或淫词秽语。妄言者、有说无，无说有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颠倒是非。绮语者、当面奉承，讨人欢喜，巧饰词句，务必使人听信；或以诗词歌赋，说男女间事，绘影绘声，能动荡人的意志，也属绮语。这是属于口头的。悭贪、是于声色货利，生起一种为我所有的希求心；与自有财帛，不能布施，那便是悭贪心。嗔恚、即是怨恨；对于所求不能遂心，或他人于我有违逆的举动，这便要生起我的怨恨。愚痴、是不识邪正、是非、事理的真相，不应贪嗔而贪嗔，不应杀盗而杀盗，或于事理两方，以私我为出发点，而生起的一种自以为是的执著，这皆是愚痴暗昧的心理，这是属于心理方面的。这贪、嗔、痴的三法，对于上文五十一心所中的六个根本烦恼，二十个随烦恼，统统包括在内，由于识心上有这贪、嗔、痴的三种毒根，于是对于外境上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不断的生起要求，因而造出杀、盗、淫、妄等种种恶业来，是谓十恶。有此恶因，必招恶果。

我们若一反十恶的心理和行为，如戒杀生而买放生命。戒偷盗而救济贫穷，和修桥补路。戒邪淫而提倡名节与礼教。不两舌而说和合语。不恶口而说柔软语。不妄言而说真实语。不绮语而说诚谛语。心理上不起贪、嗔、痴、而常修佛所教诫的戒、定、慧、这就是十善。有此善因，必招善果。

这里所说的戒，就是因贪著色声而造出杀盗淫来，现在遵守佛的戒条，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，便是不贪，不贪便是戒。但人类好像有一种天生的劣根性，对于声色货利的外境，叫他不起贪求，是不可能的事；何况现在物质文明，人类对于自我娱乐上的享受，正在尽量发展，在这种时代，说这一类的话，加倍觉得迂腐。所以我佛教人第二步，要修学静定的工夫，静定工夫，在一般人说来，叫做修养。我们倘若有一点静定修养工夫，自然对于声色也就看淡了。因静则生明，明即是慧，慧即是观察事理，抉择事理的判断力。声色的外境，不管它有多大的诱惑力，我要观察自己，审查他人，分别事实，应作不应作。我们倘若遇事能以静定工夫，一一省察，则世界上不知要省去多少是非呢？这就是慧。复次善恶的种类，既如上说，如何再去分轻分重呢？这就是根据我们的心力来加以判断。我们对于一件事，倘若以极猛烈的勇气，和十足的力量来做，这便是上品。以一种中庸的心情来做，这便是中品。以一种懈怠态度，和不甚要紧的心理来做，这便是下品。我们的造善造恶，轻重的标准就是这样。因为善恶业的有轻有重，所招感的苦乐果报，也就有高下的不同。上品十善感天道，中品十善感人道，下品十善感修罗道。上品十恶感地狱道，中品十恶感饿鬼道，下品十恶感畜生道。

└善现天、色究竟天
└空无边处天
三无色——| 识无边处天
界四天 | 无所有处天
└非想非非想处天

兹以便于说明，故于天的次序，由下而上。一欲界者，这六天的天象，尚有情欲，但不像人间须要肉体相接，最轻的只须对目相视，就算了事。四王天居须弥山之腰，忉利天居须弥山之顶。夜摩天以上，则依虚空而住，所以分别称为地居天和空居天。至于寿命，则四王天以人间五十年为一昼夜，三百六十五昼夜为一年，他们的寿命大都以五百年为标准。忉利天则以人间一百年为一昼夜，亦以三百六十五昼夜为一年，他们寿命是一千岁。向上去每天依次递增，直至非非想天，寿命有八万四千劫，那就不是我们的心识所能想像了！他们的衣服，即四王天，亦不过几两或几铢重，向上去则依次递减。前面说过，他们的宫殿，可以随身带走，这在我们都是不可思议的。这里有须补充的，就是修上品十善，只能生四王天，忉利天；至若夜摩以上，便须兼修四种禅定功夫，定功未成，名未到定，生夜摩等四天。若其已成，则生色界天。修四空定、则生无色界四天。色界者、以其尚有粗显色相的身体，衣服、宫殿，以及其他享受的资具。更因为禅定功夫有浅深，心理上的毛病除去有多少之分，所以分出四禅的高下来。大概每禅三天，都是以第一天为天民，第二天为宰辅，第三天为天主。至于第四禅天之第四无想天，是一种外道修无想定而生的天。第五无烦天以去，为小乘三果圣人阿那含所寄居，故又名五净居天，或五那含天，或五不还天。无色界者、这一类的修行人，厌离粗色，而修空定。其次空亦不依，仅存心识。第三则心识亦不存，而落于无所有。第四于无所有，亦无所有，简直若存若亡，所以叫非想非非想处天。不要说是佛菩萨的境界了，就是这天众的境界，都不是我们梦想所能及，所以我也只约略的说明，手头固然无参考书，假使有的话，详细说他的因果修证，我们看得恐怕还嫌麻烦呢！

人者忍也。人世多苦，即使既富且贵，而生、老、病、死之大苦，则极公平，况千万人中难得一二是既富且贵的。多数人多为衣食所驱，名利所使，不得自由。而刀兵水火，饥馑疾疫，时时予人类以侵袭。故佛说此身，是秽恶所成，贪嗔所集，众苦之本，而人们偏能忍受，不求出离。所以说，人者忍也。然而人为万物之灵，得此人身，殊属不易。佛说：失人身者，如大地土，得人身者，如爪上土。必得受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之五条戒法，方可不失人身。于这五种戒法，有全持的，有多分的，有少分的，有纯的，有杂的，与乎精进或懈怠的，还有兼

修定慧的；加上救孤恤贫，修桥补路，或其他利济社会，裨益国家的功德，有大小多少之分，所以人类中，有富、贵、贫、穷、智、愚、贤、不肖等千差万别。至于幸而得了人身，而生命短促，肢体残废，恶疮脓血，贫穷下贱者，这就是杂修善恶业，不精不纯的关系，所以分别的各受各报。唐宰相裴休序圆觉经大疏曾说：‘诸天耽乐，修罗方嗔，鸟兽怀獠狻之悲。鬼神有愁忧之苦；发大心，趋菩提者，唯人道为能耳。’据此、我们应该宝贵这个人生，即使不能马上超脱，最低限度，也要遵守五戒，积功累德，不要失去这个人身才好！

阿修罗者，印度语、中国话、翻为非天。宫殿园林，皆七宝所成，有天福而无天德故。男子丑陋而女人端正，故又翻为无端正。阿修罗曾采百花，投大海以酿酒，无所成就，故愤不饮酒，故又翻为不饮酒。有鬼道、畜生道、天道，所摄之三种修罗：天道摄者，往须弥山空处宝城之中。鬼道摄者，居大海边，或大山石壁之内。畜生道摄者，居大海底，海水在上，不入其宫，如人观天。乃是因中持戒、布施、行下品十善，然好胜而多谄慢，不能忍辱。故所得果报，宫殿虽七宝所成，而生相丑恶，因其谄慢，故常与诸天斗争，不得宁静。

畜生者，由其先世，造作愚痴身语意十种恶行，所以禀性闇钝，背天而行，不能自立，赖人畜养，故曰畜生。但是卵胎湿化，水陆空行，遍满人间。山野泽中，欲色二界，修罗、地狱、诸鬼趣中，无处不有，不一定须人畜养，故又名旁生。自龙凤麟驥，以至蠕动蜎飞，种类不同，受报各别。正法念经说：其数有四十亿。其中有为人所重的，如龙凤麟驥之类。至如孔雀鹦鹉，驯猫灵犬之类，则又以声色见长，或善体人意而为人所喜。豺狼虎豹，虻蛇蝮蝎，蚊蝇蚤虱，则有害于人，人对之亦多怀恐怖与厌恶。牛马驴骡。羊豕鸡鸭或役使于人，或供人食料。这其中因果复杂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寿命长的大龙王等，也有一劫，短的则朝生暮死，或方生即死的，也是等等不一。在畜生报未满足以前，则舍生受生，难以自脱。如尊者舍利弗，以定力观察一只鸽子，过去未来，各八万劫，总是受著鸽身。尊者在只陀林，看见一群金色蝼蚁，七佛以来，总脱不了蚁身。一失人身，万劫难复，真是危险啊！

鬼者、归也，人死则为鬼，古人以死人为归人。婆沙论说：鬼者、畏也，因其虚怯多畏。又希求名鬼，因鬼道中有所谓饿鬼者，常向他人希求饮食，以活性命。鬼的种类甚多，大致可分三种：一无财鬼，贫无福德，常受饥饿逼恼。二少财鬼，可以得到很少的饮食，但总常感不足。三多财鬼，可得净妙饮食，且能满足。此三种中，复各有三：初无财鬼中三者，一炬口鬼，口中常出火炎。二针咽鬼，肚皮甚大，几如巨瓮，而咽喉却细

如针孔，食不得入。三臭口鬼，口中腐臭，其苦无量，这即是所谓饿鬼。次少财鬼中三者，一针毛鬼，毛利如针，行便自刺。二臭毛鬼，毛利而臭。大瘦鬼，咽喉下垂一大瘦——瘤——，流出脓血，自啖自食。三多财鬼中三者，一得弃鬼，常得人家祭祀时所弃之食。二得失鬼，常得人世间所遗弃之食物。三势力鬼，夜叉、罗刹、毗舍阁等，所受富乐，有类于人天。此据正理论说。婆沙论说：鬼中有威德鬼，与无威德鬼之二种：无威德鬼，则近于正理论所说，多属饿鬼之流，形容鄙恶，不可具说。大概颈如饿狗之腔，头若飞篷之乱，咽同细小之针，脚如朽槁之木。口常垂涎，鼻恒流涕，耳肉内生脓，眼中出血。恒患饥渴，不闻浆水之名，即使遇水欲饮，水忽变为猛火。纵得入口，而腹部随即焦烂，苦不可言。’这多是有罪恶的鬼，有了罪恶，所以受此苦报。然鬼中也有行动自由，而不受拘束的，这是生缘未具，不能转生他道，所以沉滞幽途，有多至数百年或数千年的；亦有沉冤莫白，必待冤苦伸雪，而后方能转生的。如纪文达公，阅微草堂笔记说：‘扬州罗两峰，目能视鬼。’据说：‘凡有人处皆有鬼。若是横死的厉鬼，多年沉滞，则多住幽房空宅之中，是不可近，近则为害。其憧憧往来之鬼，午前阳盛，多在墙阴；午后阴盛，则四散游行。可以穿壁而过，不由门户。遇人则避路，因畏人之阳气熏灼故。此等鬼，到处多有，不为人害。又说：鬼所聚集，恒在人烟密簇处，僻地旷野，所见殊稀。喜围绕厨灶，似欲近食器。又善入溷厕，则莫明其故，或取人迹罕到耶？’纪公又说：‘佃户何大金，守守麦田，有一老翁来共坐，大金念村中无是人，意是行路者偶憩。老翁忽向之求饮，以灌中水与之。又问大金姓氏，并问其祖父。恻然曰：汝勿怖，我即汝之曾祖，不祸汝也。细询家事，忽喜忽悲。临行嘱大金曰：鬼除伺放焰口求食外，别无他事。惟子孙不能忘，愈久愈切，但苦幽明阻隔，不得音问！今闻汝尚温饱，我又歌舞数日矣！回顾再四，叮咛勉励而去。’据此、鬼除伺放焰口求食外，别无他事。则鬼道常苦饥渴，可以想见。罗两峰所说，‘喜围绕厨灶，又喜入溷池。’围绕厨灶，固然是欲近食气；即喜入溷池，亦是求近食气，盖粪便仍有食之余气在，罗君不明鬼之所苦，谓为或取人迹罕到，非也。婆沙论说的有威德鬼，则形容端正，诸天无异。富足丰美，衣食自然，身服天衣，口餐天供，形容壮伟，策乘轻驰，任情游戏。或住山谷，或住空中，或住海边，皆有宫殿，七宝庄严，首冠华鬘，犹如天子。’这部是五狱，四渎，山海诸神，或琰摩王与城隍神等。因佛经多将神仙属于鬼趣故。

金光明经说：‘神者能也。大力者能移山填海；小力者，能隐形变化。’然则神之威德，神之享受，皆胜于人，且能祸福人。所以专制时代，天子且有郊祀天神地祇之盛典。普通人则敬畏神灵，更不必说。然而、何以佛经偏将他属于鬼道？据经说略有二意：‘一受报分显，不及于

人，为彼鬼神，昼伏夜游，故不及于人。二虚怯多畏，不及于人，虽有威德，以报卑劣，常畏于人。纵昼夜值人，恒避路私隐。’僧肇法师说：

‘神受善恶杂报，见形胜人劣天，身轻隐微难见。’我以为果报不可思议，神道隐微，难可测度。佛经之所以将他属鬼道者，或亦以‘诸天耽乐，修罗方嗔，鸟兽怀獠狻之悲，鬼神有愁忧之苦，发大心，趋菩提，唯人道为能。’一如裴宰相之所说耳！

地狱、地下之监狱也。印度语为‘泥犁’，华言‘无有’，以地狱中，无有宫乐，无气味、无欢、无利、故云无有。辅行云：‘地狱从义立名，谓地下之狱，名为地狱。’婆沙论说：‘瞻部洲下，过五百踰缮那，乃有其狱。’地藏经说：‘阎浮提东方有山，号曰铁围，其山黑邃，无日月光。有大地狱，号极无间。又有地狱，名大阿鼻。复有地狱，名曰四角。复有地狱，名曰飞刀’等共二十二种从略——，有如是等地狱，其数无限。‘更有叫唤地狱。拔舌地狱。粪尿地狱’等亦二十二种从略——。如‘是等地狱，其中各复有诸小地狱，或一或二，或三或四，乃至百千。或有地狱，取罪人舌，使牛耕之。或有地狱，取罪人心，夜叉食之。或有地狱，镬汤盛沸煮罪人身。或有地狱，赤烧铜柱，使罪人抱’等共十四种从略——。‘如是等报，各各狱中，有百千种业道之器，无非是铜、是铁、是石、是火。此四种物，皆是南阎浮提，行恶众生，业感如是。业力甚大，能敌须弥，能深巨海，能障圣道。是故众生，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。死后有恶，纤毫受之。父子至亲，歧路各别，纵然相逢，无肯代受。略说如是，若广解说，穷劫不尽。’按婆沙论之瞻部洲，和地藏经上之阎浮提，皆是我们所依住之地球的名词。佛经上说的，须弥山之四方，有四大洲，南方的叫南瞻部洲，或南阎浮提。瞻部、阎浮，梵音之不同，其实是一个。阎浮、华言胜金，树名。提的华言即是洲。据大论说：此洲上有此树林，林中有河，底有金沙，名阎浮檀金，以阎浮树故名阎浮洲。一踰缮那约合此方四十里。阿鼻地狱之阿鼻，华言无间，谓罪人受苦，永无间息。为地狱中最苦的地狱。人世间犯五逆大罪的人，堕此地狱。五逆者、弑父、弑母、弑阿罗汉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。地狱之说，在一般不信因果的人，以为不近人情，都是佛教徒捏造出来，用以警觉愚夫愚妇的。其实我们平心静气的想一想，不要到地狱里去看镬汤炉炭，刀山剑树，即在人间，活灵活现的事实，摆在你的眼前，不过我们习非成是，不是身当其境，不觉得其苦难受罢了！即如牛马在被杀之前的一种恐惧心，当被屠夫用刀割断咽喉，或将它的头切下来的时候，神识未去，即被剥皮，这种痛苦，无异于寸割，也就无异于刀山。猪羊鸡鸭在割断咽喉以后，必须让它流血，屠猪羊，必须以刀戮洞其心脏，杀鸡鸭，必须反折其颈项，当它被刀戮穿其心，鸡鸭的咽喉被断而反折，鲜血流得无可再流的时候，神识未去，即被置于沸汤中，以烫去它的毛羽，这何以异于刀山剑树，何以异于

镬汤。鸡鸭经过镬汤以后，有时还须经火烤，所谓烤鸡烤鸭，这不又是炉炭吗？活鱼之被刮鳞，蟹、鳖、黄鳝之被投下沸汤，这不都是活地狱吗？所以二十世纪以来，战乱相继，这一类的报应分外明显，活生生加到人身上了！日本人用狼犬咬死的中国人，不知几多。还有什么坐电椅，那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土匪之于事主火烫、水浇、灌水、灌油，甚至活埋。炮弹、炸弹碰着了，总得粉身碎骨，这不都是活地狱吗？依佛经说：除开这人间地狱，还得要再受地狱之报。不过杀盗淫的恶因，由我们心起、心造；地狱的苦报，亦生于我们心里。如是因得如是果，天然定律无可逃避，并不一定要有人替我们来管这笔帐。所以我们应把握住这难得的人生，立誓不为身体纵欲，而去造杀盗淫妄，十恶不赦的罪恶。进一步，能够皈依三宝，奉行五戒、十善，必可不失人身而免地狱之报！我们绝对不要以为现在这世界，作恶的人多，倘若个个堕落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；这世界上应该没有几个人了？何以这世界上人口愈过愈多的呢？倘若存了这种误解在心里，那就自害害人不浅！须知果报不可思议！佛不会哄骗我们的！何况富有侵略性的日本、德国，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许多国家，固然弄得残破不堪，它们自身也几几乎亡国！遗下了千古的奇耻大辱，这不是善战者，服上刑的铁证吗？

天、乃至地狱，皆称道者，道即是道路。譬如一个人，刚死去的时候，就乘著今生，或过去生，所有的善恶业因，向这六条道路中的某一条道路走去，所以称之为道。

第四、往返六道受生受死的是个什么

关于这一问题，我在第一章之最后，曾经说：‘请读者们，且先牢牢记住这真妄二心的道理。’现在要研究这‘往返六道，受生受死的是个什么？’干脆的说：就是这妄心之主的第八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，本身的意义，及其所使用的心所，在第一章中，都曾略略说过。它之所以独任往返六道责任的原因，就是它身为前七识所依之总体，仅能接受外境的熏染，和收藏善恶业的种子，而不直接造善恶业。直接造善恶的功能，属前六属，第七识则专司内外传送。对于这接受外境的熏染，和收藏善恶业种子的道理，在这里应再加以说明。我们假使接触到一种好的外境，如好看的男色或女色，或者是珍奇宝贵的东西，以及好听的声音，好吃的美味，或功名利禄的位子；一经接触以后，就永远的对他爱好。反之，如果是不好的，那就不等到看到听到、尝到、你一听到它的名词，就会生起一种厌恶心理来。进一步，对于这可爱的，如何才能为我所有；对于那可恶的，怎样才能迅速的除去。于是就如第二章中所说的，杀盗淫妄，种种恶业。就因此而起了。接触外境的声色境界，分别其可爱与可恶，那是前六识；可

爱的要为我所占有，可恶的必须去除，这是第七识。当第一次接触之后，就会念念不忘，就是由前六识，将那外境的影相，揽入内心而熏染到第八。当中偶尔会忘记者，就是已熏成种子，潜伏到第八识里去了；所以再经接触，马上就会浮现出来，这就是由种子位复生现行。复次前七识，当我们一个人，或一个生物，在生命延续时，他总是任运的眼分别色，耳分别声的继续工作。一到寿命终了，这附著眼耳鼻舌等五根的躯壳坏烂，他本身也退缩到种子位，而潜伏于第八识田里去。等到第八识转生为人或其他生物时，这前七个识，又从第八识中伸展出来；他们本身所役使的心所，亦复从他各个本识中，因外境的接触一一放射出去。彷彿蜗牛的两只角。你碰著他，他缩进去，停一会，他又伸出来一样。总和起来说个譬喻：譬如稻子，当稻苗成长时，以至开花结实，这是现行位；一经结成稻子，那将来发芽、抽苗、长叶、开花的功能，就都潜伏到稻子里去，这是种子位。种子一经成熟，过去现行位的稻苗，就枯萎而死。这已成熟的稻子，你过上几年，或移种他处，只要水、土、阳光、空气、肥料，各种需要的条件备具，它就会从种子里，发芽、抽苗、开花、结实、将它固有的本能，一一搬演出来；所不同者，稻种子如不善储藏它会坏烂，第八识中的业种，在未受果报以前永远不会坏烂。所以这第八识，由多生多劫以来，因前六识所接触的，或好或丑，可爱可恨。可怜、可恶、千差万别的外境，而引生的恩爱、怨仇、以致造作出来的杀盗淫妄，或仁爱惠施的有漏善业，所熏成所收藏的种子，实在多至不可思议。我们以及其他生物，每一生的寿命终了以后，就由第八识挟持著，现在的或过去的，那强有力而先成熟的种子，去到某一道里去受生。当离开现在躯壳时，是第八识在最后，转生再托胎时，又是第八识在前。所以八识规矩颂上说：‘受熏持种根身器，去后来先作主公。’就是说他投胎先来，脱壳后去，与乎受熏持种的证明。又说：‘界地随他业力生。’这是说阿赖耶识，不直接造善恶业，于三界九地中，都是随著前六识所造的善恶业力而受死受生。这里我顺便告诉读者一个经验；就是当一个将死的人绝气以后，固然不要哭叫，以增加他的离别之苦；同时也不要乱动，让他的八识从容不迫的去。要省察他何时去，或从何处去，你可轻轻摸他的周身，看最后的热，集在身上那一处。待到周身都无热气，这就是他已经离开这躯壳了。我们还应留心他最后的去处，可以测知他转生的善恶好丑。大约是俱舍论说的吧！顶圣眼生天，人心饿鬼腹，旁生膝盖离，地狱脚板出。就是最后的热在顶，这就有成圣的希望，在眼就可生天，如脚上最后冷，这就是堕地狱的现象了。说到这里，我再赘上一句，往返六道，受生受死的，就是第八阿赖耶识，有时叫他藏识，或识田，或识神，其实是一个东西，通常人也说他就是魂灵。

第五、六道轮回的事证

一、天道。曾德女士，字亚罗，小字德安。汪苏省，常熟县，曾孟朴先生之女，许配归安沈欣斋次子。存年二十二岁，以民国七年八月十二日，歿于吴县沈氏寓次。女士将歿前之前之十日，八月初二的晚上。召集他的舅姑、姨母、表嫂、及表姊妹等，群集榻前。女士则欠身半坐，倚枕作浅笑，开目遍视众人，然后徐徐对大众说：我一病已经三个月，在这三个月当中，四肢百骸，展转床席间，与寒暑燥湿冷热相搏拄，我想大家一定以为我很痛苦，其实我不但不觉到痛苦，反而觉得快乐。快乐的什么呢？我乐的是脱离了这寄居的躯壳，向回家的路上走去；乐的是受这暂时的死苦，而得永生的快乐。我这时神识清楚，不像过去那么糊涂，好像那有孔的钱一样，前后洞穿，什么都明白了！我这话有点出乎常情以外，你们一定觉得奇怪吗？其实还有更奇怪的呢！索性告诉你们罢，我不是死，我是回家去的，以我宿世的福分，我应该回到三十三天，只以在人世间，二十多年来，忘去了本来，不信至教，吃荤腥，犯杀戒，因此退堕下来，只能生四王天。四王天在诸天中，与人世间最接近，君臣、男女、嗜欲，皆与人世间同。所不同者，人间世多烦恼，四王天惟有快乐；人间世多愚痴，四王天则无不明慧——中略——。女士说完了许多话，且屈指布算，尚有十日，后果于十二日之黎明时，在异香满室中，奄然化去。过了一整天，体温方散，额头上比较犹热，且在最后散去，足为生天之征。

按曾女士，系一女学生，一向所受的，都是新教育，生平于佛教无信仰，三十三天，四王天的名词，根本没有听过。并且四王天，为三界二十八天中最低的一天，在三十三天之下，与三十三天同为地居天，而最近近人世的。三十三天，即忉利天，居须弥山顶，四王天居须弥山腰，读者可参看前面天道中的表式。再根据八识挟持善恶业种以转生的话来说：长期的病苦，是过去恶业的先熟，死而生天，这是他过去善业后成熟。不过未死而自知生天，这就不可思议了！所以曾孟朴先生，很慎重的，亲自为她立传，无锡丁福保先生，将她收在六道轮回录里。孟朴先生，为常熟世家名宦而兼学者，人格、地位、都相当高。曾女士，将死之人，固不会故弄玄虚以惑人；孟朴先生，亦不会以他已死的爱女来虚构词藻，以欺世盗名吧？我想！读了这段文，一定会因而信仰六道轮回的不错。

二、人道。清朝人，王渔洋先生，著池北偶谈笔记，里面曾有这样的一段。他说：繁昌地方，有个进士，姓魏名康孙。进士的父亲魏翔，家财很大而无子。有一天，有个化缘僧，到他门上来化三百吊钱，修某处的桥，魏翁不许。僧人烧去了三个指头，他才答应，可是僧人也就因此而死。那桥修成功以后，魏翔也就生了儿子，就是魏康孙进士。进士生下来，手缺三指，这很显然的是化缘僧的转生。这一段公案，固然可以证明

人可以转生为人，同时也使我们知道化缘僧的为众牺牲，魏翔的布施，两个人的功德，皆很快的获得报偿，而证明了因果的不差。

莼乡赘笔载：高阳李公爵，前生系一老儒，博通经史，屡经考试，皆不得中。他有邻居姓李，家财甚大，住宅非常壮丽，老儒偶过其家，心中很为羡慕。一日老儒，因小病而拥被卧，睡梦中，觉得身体轻快，信意闲步，走入李家。看见许多婢女，拥抱着一个妇人，似乎是要生产的样子，因纵身跳登屋梁，看一个究竟；忽被人自后一推，坠入妇人怀中，竟昏然如睡。及至醒来，自觉身为婴儿，形体甚小，被束缚，卧床上。时天寒下雪，产母问窗外是什么声，儿忽应曰：是雪。众人骇然，以为妖怪，想将他溺死。他的父亲不肯，他自此一直到七岁，都不敢说话。有亲戚，因他不会说话，说他是哑巴，留著有什么用。他才开口笑语，自是读书进学，位至宰辅。

三、阿修罗道。华严感应录上说：于阗国沙弥，般若弥伽薄。坚持戒行，专诵华严。时忽有人合掌言：诸天请师，愿师闭目。俄至天上，天帝释跪而请曰，今方与修罗战，屡次皆败，屈师诵华严经，望法力加被。师乘天辂，心念华严，以诸天众，对彼勍敌。修罗见之，忽然溃散。须臾送归，身染天香，终身不散。

四、畜生道。右台仙馆笔记载：俞曲园先生说，休宁县，朱村，有朱姓者，父母早死，常作生意于远方。妻、许氏在家，偶以鸡卵十余枚，使母鸡伏之。一夕、许氏梦见公婆自外来，皆以红帕蒙头，面容愁惨，许欲启问，而二人直向鸡巢而隐，次日视之，有两小鸡出壳，因而省悟，知道公婆的堕落，对之流涕，乃溺而死之。并延僧诵经三日，求免翁姑之罪。数月后，复梦公婆来谢曰：我二人以生前杀生过多，冥司罚作鸡，使受汤火之苦；今幸新妇代为忏悔，仍得转生为人矣。

藕益大师，见闻录载：湖州府，武康县公差，忘其名，在路偶遇一男二女，随其后，到乡宦骆家，见三人，直入骆门，很以为奇。待至天暮，不出。遂向守门者索人，守门人以为诬妄，诤打不已。事为主人翁所闻，悟其意，即命各房查生产事，乃见犝牛新生三犝，一牡二牝，即唤公差视之，三牛毛色，与所见三人服色不异，方知三人已为牛矣。复查其姓名，皆欠骆家租米者也。后三牛既大，力有强弱，债多者强，债少者弱，分毫无爽焉。

五、鬼道。袁子才先生，子不语载：杭州北关外，有一屋，屡见鬼，人不敢居，锁闭甚固。有书生，蔡姓者，将买以为住宅。人皆以为危险，

蔡不听，契约既成，家人不肯入。蔡亲自启屋秉烛坐，夜将半，有女子，冉冉来，颈拖红帛，向蔡礼拜。结绳于梁，伸颈就之，蔡无怖色，女子再挂一绳于梁，招蔡，蔡以一足就之，女曰：君误矣！蔡曰：我不误，汝误！汝误才有今日。鬼大哭伏地再拜去，自此怪遂绝，蔡亦登第。或云即蔡炳候方伯也——方伯，即旧时代之知府。

王渔洋先生，池北偶谈载：顺治中，蒲州秀才裴还卿，读书芮城，与任公子为友。任颇豪贵，武断乡曲，一日为人击其首死。数年之后，裴秀才，再到芮城教馆。一日昼寝，梦任公子至，谈笑如平生。但任生说：有一事，在城隍处，非兄去不得直。不得已，随之行。至一公署，仪卫森严，庭上一官人，冠服似王者，细视之，乃故友蒲阪王秀才也。裴直前语以任公子事。王作色而起，转入厅事后，裴随入，王以门拒之，但已不及。乃呵之曰：公堂何地，兄乃以私情相属，何胆大乃尔。然兄、故入也，当不辱命。裴又问，顺治纪元，当有几年？王疾语曰：十八，急以手挥出，令人送归。既醒，不敢告人，后顺治十八年辛丑，世祖升遐，裴始以告人云。

六、地狱道。南北朝南齐时代，有官人，姓梁。家财豪富，将死、对其妻曰：我平生所爱奴、马、及其他使用事物，日久称人意，吾死，必令从葬，不然，无所使唤，岂不更苦。既死之后，妻子从其言，以布袋盛土、压奴、奴死，马犹未死。奴死四日而复苏，说：当时不觉死去，忽至一官府门。门人因留止，在门所经一宿。明早，见亡主被锁，兵守卫，入官所，见奴。对奴曰：我以为人死得使奴婢，故遗言唤汝，今知自受苦，全不相关，今当白官放汝，言毕而入。奴从门缝窥之，见官问守卫人曰：昨日压脂多少？对曰：得八斗。官曰：更将去压，取一斛六斗。主则被压，牵出，竟不得言。明日又来，面有喜色，对奴曰：今当白官放汝矣！又人，官问守卫，压脂得否？对曰：不得。官问何以不得？主司曰：此人死三日，家人为请僧设会，每闻诵经声，铁梁即断，故不得也。官曰：且将去。主人白官，请官放奴！即唤放。俱出门，主遗奴传语夫人，公子等，说：赖汝等作佛事超荐，得免大苦，然犹未脱。更望为造经像，以相救济，俾得超升。自今而后，不必以酒肉设祭，既不得食，反增我之罪过，言毕而行。奴遂再生。家中果以其日设斋，家中闻奴语以后，于是倾家追福，合门炼行。

——此段故事，见冥报拾遗——。

续高僧传载：唐高宗时，司元大夫，崔义起妻，萧氏，为萧铿之女。萧氏为人，妒忌多嗔，好打奴婢，不信业报。麟德二年，正月身亡，死堕

地狱。萧氏有爱婢名闰玉，年十八，虽是獠婢，容貌端正，性识聪敏，信乐佛法。萧氏三七日，家中为斋僧诵经。正食时，夫人自来看，枷项锁腰，狱卒卫从，余人不知，惟闰玉可见。夫人魂灵著此婢，言音与夫人生平无异，使传语向家内大小云：吾嫁崔家已来，为性多嗔，横生嫉妒，好打奴婢，不信因果。今堕地狱，受罪极重，备经诸苦，不可具说。今闻家内，为吾设斋，请求狱官，放假一日，暂来看斋。我今告汝，合家大小男女，吾自共汝等同住以来，身口意三毒，好嗔打汝，又嫉妒大夫所看婢妾，种种不善，发起恶业，今受苦报。愿汝合家男女大小，内外眷属，从汝忏悔，愿施欢喜。汝等男女，亦应忆吾乳哺之恩，将吾生平受用资具，速舍修福，拔度我苦，至七七日为吾设斋，令此功德，早日成就。吾至斋日，更请官人，望得复来，并告我大夫及儿女等，大夫生平急性多嗔，不得过分嗔打奴婢，劝信三宝，恭敬上下，修持斋戒，布施忍辱勿怠。临去之时，对家人云：吾且将闰玉去，使在地狱，看我受罪，经五六日，还放回来，令汝男女，知吾受罪苦痛虚实。作此语已，闰玉即死，惟心上暖，余分并冷，身卧在地，不敢埋之。此婢即至地狱，见一大殿院门，严兵守卫，云是王殿，不敢窥视；行至东院，别见一厅，上有大官人，云是断罪官。复过厅院东，有地狱，种种苦具，一如世间图画地狱之状。夫人语婢云：汝看我受罪！作此语已，即有种种狱卒，罗刹扑掷夫人，屠割身肉，镬汤煎煮，煮已还活，活已复历诸狱，铁钳抽舌，铁鸟啄之。复卧铁床，飞鸟猛火，一时著身，死已还活，活已复受诸苦，不可具陈。夫人苏已，忽见其父萧铿，乘紫金莲花座，腾空而来；铿生平已来，历任诸官，皆不食酒肉荤腥，常诵法华经，恭敬三宝，昼夜六时，礼诵无阙，今生善处。见女受苦，故来相救。即语女云：吾在日每劝汝生信止怒，汝不用吾言，致受此罪。汝复何因，将此婢来？女报父言，为儿生平不信三宝，今受罪苦，将此婢看儿受罪轻重，传令向家内男女，使其生信，以减轻儿罪，父闻印可。即语女言，吾虽生善处，未能全救汝苦，汝努力自励发心，兼借家内福善，共相佐助，决望得出，上生人天。作此语已，忽有一法师，年少端正，亦乘空而来，语夫人云：由汝不信因果，今受罪苦；未知此婢，性识如何？吾欲教诵大乘经，使传家内，令世人生信！夫人报云：请师但教，此婢聪明，诵经可得！师即先教诵金刚般若，初授二三行，有忘一二句者。后续授之，渐得半纸一纸，少时诵得不忘。复教诵药师、法华、一授不忘。此之三部，皆得梵音，不作汉语，文词典正，音韵清亮。文句皆熟，即便放归。临别语云：汝至家内，逢人为诵，汉人道俗，不别汝音，令觅僧之善梵语者，试看诵之，始知善恶。世人多信邪魔外道，不乐佛法，既见汝獠婢，尚能诵得三本梵经，岂可不生信心。倘得一人回邪入正，非但夫人得福，亦令汝后报不入三途。既受此语已，放出至家，醒了如旧，即集家内尊卑，具说夫人地狱受苦事。犹恐儿郎等不信，即卧在地，作夫人在地狱受苦之状。或云：著夫人吞热铁丸，开口咽之，口赤腹

热如火。或云：看夫人受铁犁耕舌，出舌二三尺余。或云：看夫人受铁床苦，身体红赤，热气如火。如是变现种种诸相已，然后苏醒。复说见夫人父诫敕之事，又说是法师教诵经事。夫人得出地狱，上生天报。此婢即为家之正坐，而诵经文，字字句句，皆作梵音，声气清亮，令人乐闻。举家大小，见此善恶灵验，闻所未闻，男女大小，五体自扑，号哭哀痛，过于初亡。道俗郡官闻者，皆劝易心归信，斋戒不绝。麟德——唐高宗年号——一二年有西域僧四人来，献佛顶骨。因亲眷属，薛仁轨家内设斋，诸亲聚集，诸官人共议云：此婢虽诵得梵经，某等皆不别之。故邀请此四僧来，至将军舍斋，复唤此婢来，且不语四僧云在地狱中诵得，惟云：别有法师教得者，因以密试虚实，即对四僧令婢诵之。初诵金刚般若讫，四僧一时皆起合掌，怪叹希奇，未曾有也！何因汉人能得如此。更为诵药师，法华讫，弥加欢喜，恭敬如师。即译语问之，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词？文句典正，经熟不错，吾西域善能诵者，未能如是，此非凡人，能得如此！诸官人等，始为说实。四僧泣泪，皆谓：倘非圣力冥加，岂能如是言词典正。诸官道俗，见者悲叹，深修佛法，不敢轻慢。将军因将此事奏上，闻彻皇帝，敕语百官，信知佛法，众圣之上，冥佑所资，孰敢不信！百官拜谢，庆所未闻，良由三宝景福恩重，慈荫四生，非臣等下愚，所能筹度，圣凡受益，岂得不信。

第六、由不失三善道而超出六道

大体说来，天道、阿修罗道、比较快乐；人道则苦乐参半。畜生道、鬼道、地狱道，则纯苦无乐，而且极苦的，简直苦不堪言，差不多不是人类的脑力可以想像的。人所能见到的，只有畜生之受屠、割、烹、煮、破肚挖肠的种种苦痛，而又为天父造给人类做食料，充营养，或人类应有血食的种种邪说所宥蔽，习非成是，恬不为怪。虽耳闻目见畜生被屠割时之叫号凄惨，亦熟视无睹。佛以法眼鉴照，洞悉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冤怨相报，永无了期；与乎六道众生，死此生彼，马腹牛胎，头出头没，苦乐更换，变幻不常，深生怜愍。所以第一步先教我们受三皈，持五戒，修十善，最低的限度，先求不失人身，不堕三恶道。然后，再发大菩提心，广修福慧，以求超出六道，永脱生死轮回之苦！

复次，我们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来说：生天堂，堕地狱，六道轮回的理论事实，我们暂时弄不清楚，不妨慢慢体验。至于受三皈，持五戒，修十善，可以劝善惩恶，为人类树立模范，为社会减少纷扰。这是断断不可忽视的。至于超脱轮回，永远不受生死之苦，这问题就更大了。第一、轮回怎样可以超脱？第二、即使超脱了，则佛法岂非与社会脱节，而犯消极厌世之嫌吗？

我现在先就第二点来说：

佛法是出世而入世的。因佛经上所说的，关于三皈五戒的浅近教法，实在居极少数，百分之九十以上，都是超人类的出世之学。这其中的原因，我们如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多读一两部佛经，你自然会知道；不然，你就仔细的去想想！这世界、社会、人生，有什么可喜的地方。几千年来，虽经过不少的圣帝明王，先贤古哲，呕尽心血，明立教条，著书立说，然而总破除不了这社会，人生的黑黯，洗不净这社会，人生的污浊。降至近世，文明进步，科学大昌，的确为人们解绝了不少的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但就整个的世界、社会、人生来说，反而冲破古往敦厚淳朴的局面，使国与国之间，人与人之间的的问题，日见加多，觉得有点治丝益乱的现象。就中国说，自逊清末年，就世界说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；尤其是我国自抗战而后，社会上的黑暗、污浊、只有增加，不见减少。我们偶尔站在阶沿石上，看到千百只蚂蚁，共同扛著一条未死的青蚕，拼死命的向蚁穴里面拖，有时闲逛花圃，看到癞虾蟆和田鸡的捕食飞虫或蚯蚓，又曾看到蛇的捕食癞虾蟆和田鸡。畜生道的愚痴暗钝，它们的以强凌弱，以众暴寡，互相吞啖，无怪其然。我们号称文明进化的人类，竟搞得全世界充满了杀机，阴狠、残忍、刻毒、恐怖的气氛，遍布了社会上每一个角落，使良懦的人民，如坐针毡。冠冕堂皇的好名词，都变成升官发财，做英雄的幌子。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罗兰夫人临受刑的当儿，他对自由之神说：自由！自由！世界上多少罪恶，多假你这好名词，造成功的！你看这社会、人生、还不够黑暗和污浊吗？既然是黑暗，污浊所构成的这社会，人生；那末！这社会、人生、还有什么可喜，还有什么足够留恋。何况人们的本身，都具有著与生俱来的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的种种大苦，人们无法跳出这个圈子，所以反而安之若素。但是我们的教主，释迦牟尼佛，在二千多年前，他就感觉到这世界的黑暗，所以他说这世界，是：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的五浊恶世。同时感到自身和人类的生、老、病、死种种忧悲苦恼，无法摆脱，所以他毅然、决然的抛弃了一般人百战沙场，求之而不得的太子之尊，只身逃到山林里，经过多年的苦修，而后大彻大悟，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马上就开始做布教的工作。五十年中，周游各国，度人无量，于是才遗传下来这伟大的佛教。我写到这里，必须来说明我所说的佛法是出世而入世的道理。我所说的出世必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置身世外，什么都不管的出世。我所说的出世，乃是说信佛的人，学佛的人，对于功名利禄，不要像苍蝇逐臭一样的去抢夺争吵；我要说的出世，乃是说信佛的人，学佛的人，对于声色货利，应该看轻。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，妄起贪嗔痴，造作杀盗淫妄的诸种恶业，以致负债含冤，展转还报，永无了期。退一步说：信佛的人，学佛

的人，于这一方面减轻了，看淡了，不就是在功名利禄场中，减少了抢夺争吵的份子吗？何况他们在另一方面，却积极的修福修慧，稍有所得，马上就随便利人。即使逃遁山林，与世隔绝，那也是克苦修行，做积极入世的工作准备。所以大乘佛教，是积极的！是入世的！地藏菩萨说：‘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’普贤菩萨说：‘蒙彼如来授记已，化身无数百俱胝，智力广大遍十方，普利一切众生界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及业烦恼尽，如是一切无尽时，我愿究竟恒无尽。’我们看！大乘菩萨的救世精神，知牺牲自我的毅力，是何等的光明！何等的伟大！我们教人信佛，学佛的步骤，就是不失人身，不堕三恶道为初步，而以发大菩提心，普度一切众生的菩萨精神为终点。

现在再来谈超脱六道轮回的问题：因为我们即使受三皈、持五戒、修十善，可以继续不断的生在人天道中，而不堕落于三恶道。但你能保得住生生世世，不昧前因，不造恶业吗？不幸而昧失前因，忘去戒、善，则杀盗淫妄，依旧一塌糊涂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仍然免不了三恶道的剧苦。何况即使你生到天上，天上最长的寿命为八万劫，佛说：‘饶经八万劫，终是落空亡。’所以不能超出六道，总是脱不了危险。那末！这出世行怎么修法呢？

这必须先认识往返六道的那个妄心，那妄心包办了起贪嗔痴，造杀盗淫一切有漏善恶业的总经理处，我们要超脱六道轮回，必先破除这妄心的祸根。妄心破除，真心自显，如云开则日朗一样。这在我们在家出家学佛的人，只要能忏悔、发愿。忏悔是忏除已往的罪恶，誓不再造；发愿是立定学佛的目标。然后看自己性之所近，或念佛、或参禅、或拜经、读经、持诵，随你用什么方法，总是藉这修行的力量，来克制妄心，不要随妄心所转。随妄心所转的人，就和牛为人拴著鼻孔一样，不得自由。一方面多读大乘经，听讲大乘经，用以熏发我们的大菩提心。我们以大悲、大愿、大菩提心的力量，决定可以保证不失人身。这样的生生世世的积功累德，或今生、或来生、或他生、一旦觉悟了真心，识得本来的面目，就可不随业在六道里受生，而能以大悲愿力，随意变化身相，人间天上，广化众生。

我这仅说了一个轮廓，若要详细明白，有诸大乘经在，请择要读诵，便可以知道吾言之不虚。我再引古人的几句警句在下面，作我这一篇文的结束：

学道之人不识真 只为当初认识神
无量劫来生死本 痴人唤作本来人

如是我闻之借尸还魂

人死而神识不灭，既死之后，皆由这一不灭的神识，挟持著生平的善恶的业因，而上生天堂，或下堕地狱，或者转生人间，去接受或苦或乐的果报，这就是六道轮回简单的原理。

科学家，尤智表，曾经说过：神识往来于六道，受生受死，这是必然的道理，但并不算希奇。还有此身虽死，神识马上附在另外一具死尸中而还魂的，你看奇不奇？因而，引述民国初年山东省有姓崔的男人，为朝鲜人，姓张的借尸还魂，并举出种种证据，证明无误。然而，科学家重现证，所谓无征不信。所以，尤居士又说：可惜彼时、彼处，有借尸还魂之事实，而此时此地，并没有借尸还魂的事例，以资证实。因此，欲使科学家，相信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（楞严经语），善恶因果，六道轮回，那就很难了。

笔者五十五年秋冬之间，应中和乡，圆通路，四号之一赵姓信徒之邀，前往午饭，同时席客人中，有东北人黄大定老先生夫妇在座。黄老先生曾担任过高级军官，现在虽然退休，但身体健壮而健谈。他的话坛子一打开，大有滔滔若江河之东泻而不可遏止的气势。同时、也许因为我是出家佛教徒，所以，他的谈话，多侧重因果和感应。其中为我所最爱听的是：他所亲自听到‘借尸还魂’的一个故事。我因他的故事而想起尤智表居士的话，所以临分别的时候，要求他尽可能记得的，把它记下来，既可以补充尤智表居士所认为缺憾的缺憾，又可以启愚痴者死了罢了的恶毒思想。下面都是黄老先生的话：

民国卅六年的春天，我在锦州师管区内，曾经去新民团管区视察，视察完毕，将要离开时，承地方官绅们设席公宴，我即席就向他们辞行，表示明天即回返锦州，不及一一走辞而举杯以示歉意。

当时在座的有新民县长某，警察局长某，他们一致的要求我多留一天。他们的理由是：有一件新奇的事，要我见识！见识！

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倘因看新奇而遗误了要公，彼此多有关系，你二位何不叙述一遍，让我以耳代目，不也是一样吗！

新民县长说：司令以国事为重，我们深感钦佩！就尊重司令的意旨让我来说一遍罢：事情的主题是‘借尸还魂’。

这件事，就出在新民县城。新民城中，有一家戏院，管茶炉的老头儿某甲（日久，忘其姓名），有子，已经四十多岁，跛一足，平日以卖挂为人算命为生。民国卅四年的夏天，因病死亡，当地的亲戚朋友，对于他简单的丧葬典礼，都曾参加，这足以证明这位算命先生，已经确确实实的死去，该没有疑意。

谁想到在当年的冬天，他母亲忽然接到由哈尔滨以北，一个小蒿子车站来的信，她请人一看，竟是她儿子来的信。信里面说：儿子离家日久，很想念老父、老母和妻子，信里面还附了五百元的汇票一张。这个老妇人，知道了信的内容以后，始而疑虑，继而惊骇，终至欣喜若狂。一个人，明明白白的已经死去，忽然在远方复活而来信，安得不疑虑骇怪，但五百块汇票是真的，儿子复活了，又汇来一向不曾见到过的大量金钱，安得不发疯发狂呢！老妇人赶忙持著信件，跑到戏院，找老头儿说：你儿子来信了，你看！老头儿认为是老太婆和他开玩笑，气极了，信一接到手，就把它撕碎，放到火炉内烧了。老妇人说：嗨！你也不看看信，儿子复活，是真是假不知道，里面有五百元一张汇票是真的，你这老鬼，真糊涂，连汇票都烧了。老头儿把眼睛睁得像龙眼那么大，恨恨的说道：真有五百块钱吗？你何不早说。老头儿因白白损失了五百元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竟气死了。

卅五年的旧历新正、老妇人家里，忽然来之一对青年夫妇，衣服华丽，举止娴雅。男的一进门，见到老妇人，赶忙下跪叩头，口称妈！老妇人见到这突如其来，而又素不相识的青年叫她妈，惊骇得手足无措。那青年说：妈不要骇怪，儿子是死了，但实在没有死。老妇人说：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你倒说说清楚！

那青年立起身来，老妇人陪同他坐下。青年人说：妈！去年，当我病到仅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有两个人，将我带到空中，我听到您老人家，和我的妻，在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我觉得痛苦万状，心，几乎都碎了。要求那两个人放我回来，始而他们不理我，经我一再的要求，终于允许了。然而当时的我，忽然觉得从空中坠到了万丈深渊，可是，脚一著地，居然恢复病卧在床上的感觉。但是，我一睁开眼睛，却又惊的目瞪口呆，因为床前虽然坐了两位老人，但不是我的父母，两位少妇，更不是我的妻。我心里想，我竟因病而糊涂，人都不识了。就在这时，那老人站起身来，对那老妇人说：我俩看了他一夜，已疲倦不堪，他既苏醒过来，大

概不再有什么了，留他老婆子两人看他好了，我们去休息一会儿罢！于是二老一同走了。留下两个少妇，我既不认识，我也不敢开口，我拿手摩摩面孔，更觉奇怪，原来的山羊胡子没有了。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，因而向那两位少妇说，我病的太糊涂，我简直什么都不知道，请你拿面镜子来，让我照照看，我究竟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！镜子拿来了，我一照自己的面孔，大为惊骇，我竟是廿七八岁的一个青少年。我说：我真糊涂极了，不但不认识你们，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。那少妇说：刚才两位老人，是你爹、妈，我是你的妻，说著，拿手指著另一个少妇说：这是你的姨太太。我没说什么，我心内明白了，当我从空中坠下来的时候，错投了肉躯的宅舍。我要证实我的说法，我试著下地走了几步，唉！原来跛脚不见了。我于是一如常人，而和他她们共同生活，但我时时留心，不要使他、她们知道。过了些时，我知道，我是中东路小蒿子车站的站长，我曾留学过日本。在满州国的制度，每一车站，都有日本人任副站长。这时日籍副站长尚没遣送回国，他来看我，但是，日本话原来会讲，现在一句也听不懂了。原来的我，对父母不孝，现在的我，对父母孝顺了。这是我还魂后的转变。日子久了，妻觉著我的言语行动，和已往不大相同，疑虑之余，更往往对我加以考验，我无法再隐瞒下去了，于是，坦白的，将我过去的身世，一一告诉了她。彼此既都弄明白了，我就告诉她，我很想我的家。妻犹以为我神经错乱，时时的防范我，怕我逃走。并且，教我寄信和钱给你们两位老人，以求证明我的话是否实在，这是去年冬天的事。但是，信寄出后，如石沉大海，久无消息，我急得什么似的，这才由我妻，陪同我一同坐火车，到了新民，由车站雇马车，对于路径，我非常的熟习，因此，很快的就到了，我的妻也很惊奇。可惜爸不在人间了，幸而妈仍然健在，这是儿子死而复活的经过。并且，指著和他同来的妻说：这是我的妻，你来拜见我的妈妈。

见过了礼以后，他妈妈还是聚精会神的注视著她还魂的儿子，将信将疑的说：你除了这些，还能提出其他的证据吗？还魂的儿子，乃举目四顾，看到墙壁上有一张照片，他把它拿下来，平放在抬子上，指著照片中的人说：妈！这人姓什么，住在什么地方，他的家庭状况如何？像这样的一位一位的指说过不休。他的妈妈听得呆了，不由她不信，于是抱著儿子大哭一场。然后，再忙这忙那，招待新儿子，新媳妇，而尽欢而散。

这一位还魂的儿子，将他前身十七岁的儿子带到哈尔滨找了个小事，以便赚钱养家。

他最近来信书：明天回新民，要和前身的老友，多多聚叙，所以我们要司令耽搁一天，见识见识这新奇的事！

我以军务在身，不敢停留，于是向他们道了歉意而回防地了。传说：新民县长和局长，也来到台湾，但因相识不久，他们的姓名，我都忘了。